

二人转

ER REN ZHUAN

第 5 本

母子会	送鸡还鸡	海上擒匪	海防女民兵	学游泳
-----	------	------	-------	-----

PDG

二 人 转

(第五本)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690×960毫米 1/3印张 24,000字 印数：1—15,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 10158·490 定价(5)0.09元

PDG

二人转

ER REN ZHUAN

第 5 本

母 子 会

送 鸡 还 鸡

海 上 擒 匪

海 防 女 民 兵

学 游 泳

春 凤 文 艺 出 版 社

PDG

学 游 泳 (单出头)

张文奇、马俊荣 原作

杨维宇 等 改编

〔春娥手持纱巾，在欢乐的音乐声中舞蹈上。〕

哎……

春娥我踏上大路奔公社，
嘴里唱着革命的歌。

拖拉机突突突的公路上过，

〔搭架子：春娥……
社员们和我把话说。〕

〔搭架子：春娥，干啥去呀？

(白)上公社参加民兵游泳比赛去……

一边走一边想心事头乐，
想起来学游泳一段小波折。

陆地上投弹打靶还不错，
水上的本领我还差的多！

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培养我们坚强性格。

响应号召我是头一个，

男女民兵气吞山河！

男同志好象海鸥水上落，

又好象鱼儿在水中穿梭！

见别人游泳功夫过得硬，

急的我跺脚转磨磨，

我就游哇，游哇，一游游到深水窝！

按也不抗按，

抓也抓不着！

身子就象千斤重，

又象墜个大秤砣！

刚要往下沉，

忙念口诀歌：

(说口) 身子一进水儿，

俩腿并一对儿，

掌心向下，

吸气闭嘴儿，

伸直胳膊弯弯腿儿，

脑袋沾水儿。
看起来光有理論也不妥，
理論和實踐得結合，
只因我缺少实际操作，
手脚身子有点不听喝。
我嫂子，跳进河，
一把手托住我的胳肢窝，
我嫂子連說帶笑拉我岸上
坐，
她老姑你的水量真破格！
摟狗刨大漂洋学的不解渴，
抓底鳧爬河底数着你頂壳。
我嫂子正然帮助我，
猛听有人喊春娥，
我媽手拎大烟袋来到这，
气哼哼的嘴撅着：
丫头你真让我操心又上火，
~~你打大地穿山河~~
~~你打兵頭也沒你濶~~
~~塌壞沟，二~~
~~成天跳我供奉桌上~~
~~拿棒槌当手榴彈砸坏好凱~~
~~冻死你把你鑿的杜拾折~~

吃着盆，望着鍋，
爬了大山又跳河。
你这是調着花样~~沈阳市图~~
我嫂子过来要戏我，
媽！你得夸夸小春娥，
这几天练的有收获，
学的招数可真多！
抓底鳧，把魚摸，
大喚气，把湯喝，
一喝还挺多，噎的直打嗝。
我嫂子，这些喀，
为把我媽态度来緩和，
哪曾想我媽一听更来火，
用烟袋指着我的脑瓜壳，
放天禍不惹淨惹地禍，
练哪份抓底鳧把魚摸？
吹喇叭沒高調揚的什么脖？
破草帽晒臉淨显自己个，
欠不欠給你一烟袋鍋！
喲，烟袋甩进河。
我媽急的把手搓，
丫头快点下去摸，
我剛想，把鞋脫，
我媽拽住我胳膊：

认可不要烟袋鍋，
丫头你可別下河，
我就煩乎那个抓底鳧，
(夾白)抓撓不上來呀，
又得把湯喝！
回家后指導員不斷鼓勵我，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才是好样的。
想一口吃个胖子那可使不得，
必須要堅定信心有勇有謀，
真金不能怕烈火，
好鋼不怕冷水澆，
我认真学习主席著作，
毛主席的教导永記心窩。
老愚公代代相傳能把山挪窩，
春娥我为啥不能战胜江河？
练！起早练，
练！貪黑磨！
练！风不誤，
练！雨不隔。
为革命，练！练！练！困难算什么！

那一天我到河里實際操作，
蹲到河边看蛤蟆。
〔間奏：春娥看蛤蟆动作，
学动作。
正跟蛤蟆学动作，
是誰拽住我手脖？
原来是我媽她又来找我，
死丫头你咋一点不听說！
鳧水可不象练刀练枪容易做，
水火不留情鬧不得笑話！
伪滿发大水把媽胆吓破，
現在媽一想心里还哆嗦！
你要是有个一差二錯，
房箔上掉石头可就砸了鍋！
春娥我，一梗脖，
当我媽媽把道理說，
現在学游泳和过去比不得，
有組織、有領導、有教练、
有參謀，保证沒啥說。
媽！你老看看大家伙，在水上浮浮搖搖多快活！
丫头哇，看花容易綉花难做，

少說这些漂亮喀，
不是媽我說話嘴过，
(白) 你要能漂起来呀，
除非是坐咱家的大筐籮。
我嫂子經常指导我，
經過苦练习了格，
有一天晌午火辣辣的热，
大队的游泳比賽正集合，
參觀的男女老少准有几百
个，
我媽也来到东辽河。
钻到人群来回找我，
問問这个問那个，
春娥我在树毛子后边躲，
心里不住暗琢磨，
我何不表演表演水上动作，
看一看我媽她还說什么，
站起身故意在她面前过，
一个猛子扎进河，
我媽心沒底两手紧摆活，
大伙快捞小春娥。
誰也沒动光是乐，
故意說些气人喀。
我媽生气把脚跺：

見死不救，
你們这叫， 你們这叫……这
叫啥风格？
我的心里憋不住乐！
一露头， 一揚脖，
嗖的一声……
抛上物件一个，
哟哟！ 原来是我的烟袋鍋！
我媽她一闪身子往后躲，
該死丫头真能作。
这个猛子非小可，
吓的媽我直哆嗦！
丫头水量真不錯，
你这股心勁是哪来的？
春娥我千斤石头把地落，
高兴地拉住媽胳膊：
毛主席他老橫把长江过，
学游泳意义实在多，
为的是加强战备保祖国，
还可以鍛炼身体和性格。
美国鬼儿在越南扩大战火，
逐步升級野心勃勃！
解放台湾消灭侵略者，
統一祖国人人有責。

天上地下水內預备妥，
敌人擦枪咱也把刀磨。
敌人天上来让它全冒火，
旱地来，端老窩，
水里来，就活捉。

(夹白)丫头哇，对。不浸它
个半死不拉活的呀，
也灌成它个豆蠅蠅！
媽寻思练刀练枪能保国，
哪知道练水好处这么多？
都怪媽脑瓜不犯沫，
老牛車走铁道对不上轍！
毛主席叫你咋做你就咋做，
媽媽我沒二話說。

[搭架子：大家注意，比賽
开始。

我媽伸手拉着我，
丫头快点走，媽媽領你去集
合。

民兵們辟冬扑通把水落，
春娥我青蛙跳水穿出兩丈
多！

我媽瞅着我眼珠都不錯，
春娥，春娥……
快跑，快跑，千万别拉末。
她手端烟袋指着我，
你們看看我的那个小春娥，
小紅衣服好象花一朵，
鳧水的花样还比別人多。
上岸来我媽拉住了我，
我姑娘的水量数这个。
(翹拇指)
再练鳧水也算媽一个，
你給媽我当个參謀，
別看媽媽年老岁数过，
保卫祖国我也有責。
春娥我正然想到这，
公社的游泳場打鼓又敲鑼，
东风扑面徐徐的过，
紅日炎炎照綠波。
要問我这次比賽什么結果？
只要是功夫过硬准能差不多。

(1965年創作)

海防女民兵

刘英男

女：晚霞似火映海洋，

男：浪涛滚滚闪金光，

女：微风轻送海螺响，

男：一片欢笑歌声扬，

女：条条渔船都收网，

男：点点白帆扯成行，

女：远望海面美如画，

男：船船归来鱼满舱。

女：海边上走来人两个，

一前一后两个姑娘。

男：李玉兰就在头前走，

女：后边跟着刘凤香。

男：李玉兰民兵连里当班

长，

肩膀上不离那杆五尺
枪。

几次比武都优秀，

生产好来武艺也高强。

女：刘凤香和她不一样，

好比个小学生初次进学

堂。

几次比武上靶场，

几次打靶几次慌。

男：过几天民兵连里又要比
武，

女：刘凤香急的没有主张。

男：李玉兰看出凤香心中
事，

忙和凤香先搭腔。

(白) “凤香啊。”

女：(白) “啊？”

男：“过几天民兵连里又要比
武，

这回你还慌不慌？

要不慌先得怎么样？

你自己可要想个好主
张。”

女：“李姐呀，我有话想对
你言讲，

希望你能把我帮。

今晚上你帮我海边来练习武。

趁着十五好月光。

我下定决心练到底，

有了那硬功夫才能保国防。”

男：“凤香妹你的想法对，我情愿帮你来练枪。

今夜晚咱俩都到海边上，

可有件事你得问你娘。

大娘她疼你谁不知道，

干活时她都怕你弄脏花衣裳。

今儿个出海打鱼已经够累，

她哪能同意你半夜三更来练枪！”

女：“李姐你只管把宽心放，

俺的娘一定支持我凤香，

玉兰姐你在海边把我等，

到时候我定来向你学枪。”

却不言姐妹俩约定练枪事，

男：再表表凤香的妈妈刘大娘。

刘大娘正在门前站，两眼不住的望远方：

“我女儿小凤香为啥不回转，

为娘我等你等的饭菜凉。”

女：刘凤香离高兴往家走，

在门口遇见了我的娘，

（白）“娘！”

男：（白）“凤香你怎么才回来？”

女：“娘啊，今天打鱼走的远，

就好象出了大海进了洋。

在那里风大浪也大，民兵们与风搏斗很顽

强。

真好比解放军上了战场，
打的鱼好比俘虏船内装。”

男：“别說啦，今天打鱼一定累够嗰，你吃完饭给我好好躺床上。”

女：“妈妈她叫我快休息，我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

凤香我今晚要去，玉兰姐一定等我急的慌。

我干脆和妈妈撒个谎，想个办法走出房。

娘啊，有人在海边把我等，我不去人家一定急的慌。”

男：“我听听谁在海边把你等，你把他请到家里又何

妨。

咱们家没有三大与两小，这屋里也很宽敞又亮堂。”

女：“海边上没有人来往，媽，那地方，那地方……”

男：（白）“那地方怎么的？”女：“那地方静悄悄的最相当。”

男：“女儿她吞吞吐吐把话讲，

老婆我心里醒了腔。
凤香她今年二十五，
到如今还没有找个对象。

我三番五次把她劝，
她倒说女儿出嫁不用忙。

今夜晚她和人家已約妥，
不用說一定是好事一桩。

当媽的也不能包办代替，
女：却不說两个人緊張练习武，

孩子事应当自己想主意，
男：再說說海边来了刘大娘。

是好事媽媽我支持你去，

刘大娘躺在炕上难入睡，

快走吧省得人家急的慌。”

女儿的亲事挂心腸，
也不知女儿搞个啥对象，

女：“一听媽媽叫我去，
这可乐坏了小凤香，
三步并做两步走，
两步当做三步量。”

今夜晚我何不也把女婿相。

凤香来到海边上，

刘大娘高高兴兴往前走，

男：李玉兰交过来五尺枪：
“凤香啊，射击的要領
你可不能忘，
三点成一线击发要稳
当。

見俩人正在海边靠脊梁。

一条一条記心上，
枪口对准美国狼。”

是怎么一会站着一会坐，

女：刘凤香紧张练习武汗直淌，

一会儿躺着象放枪。
細一瞧哪是女儿搞对象，

男：李玉兰心热不觉夜风凉。

原来是两个姑娘在练枪。

指揮的好象玉兰李班长，

拿枪的正是我的小凤
男：“我举手你们千万别把
香。

我知道了，准是凤香和
我撒的谎，
怕的我不叫她出来练
枪。

大娘我暗把女儿来夸
奖，
气只气你不该胡弄你的
娘。

我今晚要看她练的怎么
样，
试试她遇事慌不慌。

刘大娘拿块石子扔在沙
滩上，

女：李玉兰听见响声叫凤
香：

“刚才你听没听见石子
响？

一定有人在暗中藏。”
她们俩顺着声音搜查过
去：

“什么人举起手来快投
降！”

男：“我举手你们千万别把
枪放，

玉兰啊，我是你的刘大
娘。”

女：刘凤香一见妈妈到，
“娘啊，你和我们捉的
啥迷藏？”

男：“我要问你和我撒的什
么谎，
在家时和我装的什么
腔。

我当你到海边上搞对
象，
原来你是来练枪。”

女：“过几天民兵又开比武
会，
玉兰姐今晚帮了我的
忙。

这一回我再打不好，
可对不起解放军教咱的
一片好心肠。”

男：“听说女儿要比武，
不由我夸了一句小凤
香。

这才叫人长志气也长，
你真是媽的一个好姑
娘。

过去我总认为你沒志
向，

女儿家怎能站崗放哨保
国防。

我曾想，女人怎和男人
比，

姑娘家到底是姑娘。

你若是个男孩子，

我早就送你服役把兵
当。

你爸爸当年把鬼子打，
誰不夸‘神枪大王’刘
德昌。

你要有决心继父志，

我哪能拦你来练枪。

你打靶要能得优秀，
我的臉上也沾光。”

女：“媽呀請你把你心放，
这次比武不能再心慌。
我定要勤学苦练练到
底，

枪枪过硬打在靶中
央。”

男：“练枪还得先要练思
想，
也不是单单为我去爭
光。

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保
祖国，

姑娘家更該爱武装。

生产好来武艺也过硬，
武艺好来思想更要强。

当民兵要懂得为誰去站
崗，

站崗时要懂得怎样把敌
防。

老一輩为革命流血流
汗，

青年人更要握好这杆
枪。”

女：凤香說：“多亏媽媽來
指教。”

男：玉兰說：“我也要感謝
刘大娘。”

女：今夜晚练了枪又练思

想，

男：思想好来武艺才能强。

合：十五的月亮圆又亮，

姐妹二人忙练枪。

练好武艺保祖国，

时刻警惕美国狼。

敌人胆敢来挑衅，

一定把它消灭光！

(1964年根据山东琴书《姑娘的心愿》部分情节移植)

海上擒匪

宮 钦 科

女：朝霞万里湛蓝天，

男：天海一色銀浪翻，

女：点点海鷗戏波浪，

男：浪送漁舟出海湾。

女：千帆竞发出港口，

男：万户漁歌震河山。

女：白帆下有一对青年男

女，

撑船整网忙的欢。

男：船头的小伙叫張大勇，

女：身后的媳妇叫翠环。

男：張大勇紅紅的臉膛中等

个，

生就的腰圓肩膀寬。

女：小翠环濃眉大眼梳短

发，

精明强干人称“海上花
木兰”。

男：小两口使船打魚都是能
手，

女：自幼生长在海边。

男：同出同归同劳动，

女：一起参加了民兵連。

男：今日出海把魚打，

直奔海南落雁滩。

女：飞桨搖櫓船行快，

說說笑笑好喜欢。

男：談起来美好远景心高
兴，

女：提到了阶级敌人恨在心

間。

男：咱們的生活越美好，

女：敌人他越想把社会主义
的牆脚剗。

男：蒋介石本来是手下敗
將，

靠美帝苟延殘喘在台
湾。

賊心不死做美梦，
梦想要反攻大陆死灰复
燃。

不断地派遣特务来搗
蛋，
凑几条烂泥鰌要拱翻
船。

女：派几股匪特全当俘虏，
U—2型侦察机也吃了
“开心丸”……

男：海上来，咱送它东海去
报到，

女：空中来，咱叫它騎着炮
彈上青天。

男：海防线是一張天罗地
网，

女：来多少也叫它有来无
还。

男：小两口船上正讲话，
海面上远远的划来一只
橡皮船。

女：近前看，船上坐着人两
个，

男：一个穿黑一个穿藍。

女：穿黑的是个細高条，
长的象根大旗杆；

男：穿藍的是个小矬个，
又黑又胖象个肉团。

女：两个人头上戴着鴨舌
帽，

贼目鼠眼察看漁船。

男：卡宾大枪手中握，
身上的挎包沉甸甸。

女：小两口一見心納悶儿，

男：不由得心中起疑团：

女：看穿戴不象海軍巡邏查
哨，

男：更不象島上的民兵或社
員。

女：他二人不容分說把船

靠，

三步两脚登上漁船。

男：叫一声：老乡別害怕，
我俩是海防軍的偵察
員。

今早出海执行任务，
想不到半路途中坏了
船。

女：說着伸手放了气，
忽撾撾海面沉下了橡皮
船。

男：急忙催促把舵轉，

女：小两口一听犯了难。
他二人行动不明来历古
怪，

忙三迭四轉舵开船。

解放军也曾經搭船赶
脚，

可他們帮助拉网又撑
船。

这俩人横眉立目不讲
理，

哪象海防侦察員。

这里本是海防前綫，

咱可得仔細盤查一番：

同志，你要到哪里去？

男：快走吧，到地方我再和
你談！

女：同志你住在哪个島？

男：三星島不远在东南。

女：三星島？你可認識王偉
國？

老沒見他到这边。

男：王偉國？我們两个不认
識。

女：不认識你們的指导員？

男：噢——我当哪个王偉
國，

他很好，一貫的工作积
极肯钻研！

女：翠环想：这个家伙嘴真
巧，

他还会随机应变瞎胡
編！

灵机一动又問話：

你可認識赵有田？

男：大旗杆連說：在在在，
他現在調到炊事班。